

王鐸詩選三百首



張書良 主編

中國·孟津·王鐸書法館

王鐸詩選三百首

張書良 主編

中國·孟津·王鐸書法館

王鐸詩選三百首

主編 張書良

責任編輯 樊宏濤

中國·孟津·王鐸書法館主辦

洛陽市西工金祥印刷廠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開本 7.5 印張 162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 3000 冊

豫內資洛新出通字〔2002〕A009 號

工本費 15.00 元



中國·孟津·王鐸書法館



王鐸書法陳列館碑刻

王鐸贈今礎先生扇面詩八幀之二



細徑翠微入幽香塵跡稀
虛潭留色相響谷散清機
人法聽如去僧間洗茶歸
莫窺靈景外漢一驅飛香
山寺作

應五叔題
唐庚友題



花林深窺細徑如隨人
鷄犬歷年熟池塘依舊
新畦平地堪理竹地潤
較宜尊鞅掌空無暑
回頭悟在塵

戊辰自都來再之園所
名對



靖嶺山房諸親友登其峯
 孟津城外即靖嶺新築山房為事
 諸道友藍藤深處一先生
 酒沙天光
 入
 衣惹
 雲來
 微勒
 呼
 欲去還停猶不定
 月
 陽林烟火國微明

《王鐸詩選三百首》

編委會名單

白志剛	楊建國	潘兆民
呂海軍	郭志紅	楊根源
張書良	樊宏濤	孔繁星

前 言

王鐸(公元 1592—1652 年)是明末清初一位有代表性的書法家。他字覺斯、號嵩樵、痴庵、二室山人、烟潭漁叟等,河南孟津人。他書法諸體悉備,以行草爲最,在祖國的書法藝術發展史上寫下了新的一頁。王鐸亦長于繪畫,格調得前人風標,山水花卉之作,別饒韻致,惜畫名爲書名所掩。王鐸還是一位詩人,早年他是以詩聞名當世而名聲大震的,是古今屈指可數的多產作家。王鐸在給其弟王穉的信中曾說:“初爲詩文千余卷,清初赴燕都,焚于天津舟次,行世僅十分之二。”估計王鐸的詩有近兩萬首之多。臺灣學生書局出版的清順治蘇州刊本《擬山園選集》載詩四千九百余首,現從其中選出三百零九首加上注釋與說明,以供讀者對王鐸的詩文有所了解。

對王鐸如何評價?古今中外,多有微詞,我認爲應當尊重歷史事實,給予公允的評說。早年的王鐸聰明、正直、端莊、勤奮。他少年時期,里中豪富爲侵奪王家財產而構陷王的父親王本仁,致使王家趨于沒落。幼年的王鐸,家境并不富裕,這也可能是他終生爲貧苦人民說話的思想基礎吧!但更爲重要的是,王鐸在未入仕途之前和步入仕途之后所結拜的師友中,大多是一些東林名士。

喬允升，孟津人，官至刑部尚書，萬歷四十二年作為東林骨干分子以疾告歸。這一年王鐸已二十三歲，正刻苦讀于鄉里。萬歷四十四年，河南大饑，為了維持生活，王不得不中止學業。時喬允升閑居鄉里，多有子弟投靠名下，王鐸亦拜見了喬允升。喬很器重王的才識，延以上座，令其他弟子北面受學于王鐸，并在經濟上給予資助。王鐸于天啓二年中進士后，又考選為庶吉士。天啓二年共取進士四百零九名，能够入翰林院為庶吉士者只有三十六名，選取的標準是“進士文學優等及善書者”。天啓三年王鐸於京城買了一個七歲女孩，乃寶坻人，二日后其父母來尋，哀求退還，王退還其女，竟不索買錢。

呂維祺，是另一位與王鐸交游、影響很深的人物。他是河南新安縣人，官至南京兵部尚書，長王鐸六歲。呂非常欣賞王鐸的才華，常對王的詩文贊嘆不已。后王鐸的長女嫁與呂的兒子呂兆林，兩家結為姻親。在王鐸初步入仕途時，呂正仕於北京朝中，兩人常常相聚。至天啓末“東林黨”人普遍遭議逐，呂維祺告歸還鄉，時王鐸任職翰林院檢討，對於“東林黨”的失敗，異常痛心。王鐸的思想行為完全與“東林黨”緊密結合在一起，在翰林院為庶吉士期間，同文震孟、陳仁錫、倪元璐、黃道周、黃錦、鄭子玄等人，表現了鮮明的傾向于“東林黨”人的立場。

王鐸對閹黨深惡痛絕，冒死累累上疏，要求廢禁東廠，如，“臣前上疏言東廠不可立一月矣，未見明示，臣不能無再言。偶舉東廠之設，流禍何可勝記……。今皇上如不加罪臣言，速出令，止東廠新立一事，不然枉直、劉瑾諸人之禍尚未斷也。臣冒死再奏。”疏中還列舉大量事實，揭露東廠樹黨賣法，害國害民的罪惡。王鐸對魏忠賢及其豢養的走狗，視如仇寇，屢屢

上書奏明朝廷，如，“王鐸累疏言，國賊不可再加，太監不可典兵，富民不可借貸，淑女不可送，東廠宜罷，地糧宜蠲。”天啓六年正月，朝廷秉魏忠賢意，編纂《三朝要典》爲閹黨樹碑立傳。時王鐸任職翰林院檢討，身爲史官，自然要參加《三朝要典》的編纂工作。王却約好同僚黃錦、鄭之玄一同辭去了編纂工作。魏忠賢“欲鐸附已，使所親乞書曰‘書此揆席可立躋’。”鐸投絹于地曰，“縱遲十年作相，何緣宦豎梯進耶。”即日假歸。從中不難看出王鐸剛直不阿，藐視權貴的磊落品質。

崇禎二年以後，內閣大權被閹黨余孽所把持。文震孟、倪元璐、姚希孟等都遭到溫體仁誣陷，或降職南遷，或下獄論死。王鐸于崇禎八年以相同品秩南遷（兩地皆爲五品），顯然有貶謫的含義在內。崇禎十年王鐸自南京回到北京任少詹事職，同年十月又預擇爲東宮侍班，次年正月，又晉升爲詹事，同年七月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經筵講官、教習館員等職。這是崇禎朝王鐸最爲榮耀的時期，也是他在朝政斗争中遭受打擊最大的時期。

在崇禎二年、七年、九年清兵連續入侵，邊事受挫，國內農民起義使明政府疲于應付。崇禎十年兵部尚書楊嗣昌策劃了一個“四正、六隅，十面張網”圍剿農民軍的戰略，在邊事上楊則主張議和，陰遣人入清軍幕府，行賄于皇太極左右。王鐸上書言，“邊事不可撫”攻擊矛頭直指楊嗣昌，主張戰到底，不能妥協。楊使人言于崇禎帝，要求給王鐸以“廷杖”的處罰，王已有風聞，一家老小爲王耽憂、垂泪，王鐸表示即遭“廷仗”死也在所不惜。崇禎帝沒有下旨“廷杖”王鐸，可能是由于楊嗣昌議和主張惡化的緣故，如“廷杖”，王鐸必死無疑。

王鐸上書險遭“廷杖”的後幾日，經筵秋講開始。王以經

筵講官的身份，進講“中庸·唯天下至聖章”時對朝廷圍剿起義軍，加派剿餉一事，向崇禎帝進行了規勸，王鐸曾這樣記載“經筵開講，力言加派賦外加賦，白骨遍野，敲骨吸髓，民不堪命……。”等，崇禎帝責其敷衍支吾，不能發揮精義。

崇禎年間，天災、兵禍不斷，“三餉雜稅，征調頻繁，民不聊生，王鐸心情十分沉重，多次疏諫朝廷，如“貧民多牽妻子棄田遠涉，不事稼穡，臣憂在心……。凡一切未經聖旨，戶部全書所載，俱屬豁免，兵荒后，收拾人心之要政。”同時對“官作廳事，作威作福，唯知科歛，不向撫字，敲撲追呼，戟擊詬誶，折肋流血”的殘暴行爲，予以揭露。他上疏說，“迫乎急則刑濫，刑濫則民痛，民痛則離。”王鐸對深受痛苦與壓迫的勞苦大眾，給予極大的同情。

崇禎十一年，清軍節節深入，九月二十四日京師戒嚴約五十余日，這期間王鐸的兩個女兒先后病死。在朝政建言上的挫折與親生骨肉的天亡，使王鐸的思想開始向消極方面轉化，兩度上書乞歸，年底回到鄉里孟津，次年秋方回京。一年以后王又被調南京，南遷充任閑職，說明王鐸在朝中是很不得志的。王鐸在赴南京途中，順路回到鄉里，其時老父病故，爲服喪未能就任南京，四個月后，其母又病故，時中原大亂，遂率家人南下，三年中往來于河南、河北、江蘇、湖北之間。北京被李自成攻陷之時，王鐸當在豐、沛一帶的運河舟中。

崇禎十七年五月初三日，由于鳳陽巡撫馬士英的竭力擁戴，福王朱由崧稱監國，五月十五日即帝位，詔以次年爲弘光元年，命王鐸爲東閣大學士，當時王流寓于蘇杭一帶，尚未至南京。鐸未至，既已授職，是有其與福王的私交原因的。崇禎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攻占洛陽時，殺了福王朱常洵，其子朱由崧

墜城而逃，在鄉下得到王鐸兄弟的保護而脫離了險境。《續幸存錄》中說，“鐸因藩邸舊恩也。”后又晉升王爲少保、少傅、次輔。封王鐸弟王鏞、子王無黨爲世襲錦衣指揮使。做東閣大學士、次輔，對王鐸來說並不是一件快事，因福王政府一開始就十分腐敗。馬士英自恃擁王有功。排斥異己，獨斷朝政，內部矛盾，十分激烈。

《清史列傳》載“本朝順治二年五月，豫親王多鐸克揚州，將渡江，明福王走蕪湖，留鐸守江寧。王鐸同禮部尚書錢謙益等文武數百員，出城迎豫親王，奉表降。”此段與事實不符，對王鐸來說，是個歷史冤案。這主要牽涉到僞東宮案的問題。《明季南略》卷一“三月紀”中曾有記載“三月初一日（甲申）內臣自杭州來，送北來太子至京，住興善寺，夜移至錦衣衛都督馮可京邸，（遣官審）視，大學士王鐸斥爲假，嚴究主使，自供王之明，旋下中城兵馬司獄。”一六四五年春，鴻臚少卿高夢箕僞稱王之明是先帝崇禎的兒子，上奏朝廷。弘光帝吃驚，下令將在北京見過太子的人召去，辨別真僞。原翰林院講官方拱乾，東宮侍班王鐸看后說是假的。王鐸自云，任東宮侍班三載，認識極真，尤言其僞。由于弘光帝昏庸腐敗，失信于民，反倒使人們認爲太子是真的，以至于“閭巷小民亦泣下欲生食王鐸、方拱乾之肉。”一六四五年五月八日清軍乘夜色渡江，矛頭直指南京，弘光帝秘密逃出皇宮，移住蕪湖。馬士英伴母逃往浙江，阮大鍼也逃跑了，政府崩潰，城內一片混亂。午后，市民們被政府的無耻行徑激怒了，他們想起了獄中的那位“太子”，蜂起的人們捉住了王鐸，救出了“太子”。他們用棍棒亂打王鐸，將王的鬚髯拔盡，趁勢燒了馬士英、阮大鍼的官邸，將王鐸關入監獄。擁護“太子”的群眾從西華門進入西宮，取出弘光帝

留下的冠袍，將“太子”擁上王座，連呼萬歲！五月十三日“太子”命釋放王鐸，仍爲大學士。王從監獄一放出就躲起來不知去向。混亂的局面持續了兩天，五月十五日文武官員數百人，馬步兵二十萬，一箭未發，投降了清豫親王。

清豫親王多鐸率兵在孟津過黃河時，王鐸的弟弟王鑑、王鏌等已降清。清兵進入南京時，王鏌已在豫親王幕下爲官，五月十六日豫親王命王鏌將王鐸召去，並不是“王鐸率文武數百員出城降清的。”

王鐸入南明后，看到弘光帝腐敗無能，馬士英獨斷朝政，曾于乙酉年二月二十一日，六請告歸，未被獲准。清軍進逼江北，南明岌岌可危，三月乙亥王鐸挺身而出請督師江北。《明季遺聞》曾記載，“大學士王鐸請督師江北，以報國仇，不允。”王鐸是在清兵進入南京后，爲形勢所迫而入清的。清廷爲了穩定政局，瓦解籠絡明末舊臣，給王鐸了個虛職。王在進退無路，又無回天之力的情況下，謬托保身。他當時極端痛苦，極度矛盾的心境，在其后期大量的詩稿與書作中顯而易見，王鐸是生不逢時的一個悲劇性人物。

清乾隆年間，敕修《貳臣傳》列降清舊臣一百二十五人，分作“甲、乙”兩編，所謂“著績于清廷”者入甲編，而“進退無據，謬托保身者”入乙編。《王鐸傳》爲乙編中的一篇。王鐸未曾著績于清廷，沒有資格進入甲編，正說明了王鐸沒有與新朝合作。清錢謙益的《故宮保大學士孟津王公墓志銘》中說王鐸“公之品，逸而端，生平規言矩行，動止有常。既入北廷，頹然自放，粉黛橫陳，二八遞代。按舊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歡間作。爲叔孫昭子耶？爲魏公子無忌耶？公心自知之，子弟不敢以間請也。”張鏡心撰文的《上柱國光祿大夫贈太保兼太

子太保禮部尚書王文安公神道銘》中也說王鐸“出則召歌童數十人，爲曼聲歌吳靚取醉，或宵旦不分以爲常，間召青樓姬，奏琵琶月下，其聲噪唳涼婉，輒淒淒以悲。居常垢衣跣足，不浣不飾，病亦不肯服藥，久之更得愈，則縱飲，頽墮益甚……。”這些都形象地表現了王鐸當時在精神與心理上所承受的巨大痛苦。王鐸入清六年多只做了兩件事，即辛卯三月上疏言重道尊師，請幸學釋奠事；四月奉命祭告華山。由于王鐸沒有盡力與清朝合作，而且又在詩文中屢屢抒發自己內心的積鬱，招致了清廷對王非常不滿，尤其至乾隆帝時，在敕編《四庫全書》之際，查毀了王鐸的全部刊書。

滿族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組成部分，我們不能以狹隘的民族主義觀念來對待。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不乏其例，都是合乎規律的事情，小弟弟用武力打倒腐朽的老大哥，本身總是一件好事。人們往往以漢民族爲核心，排斥兄弟民族，唯我正統，這就是王鐸的悲劇原因所在。我們不能要求王鐸去爲剛愎自用的崇禎帝和腐朽透頂的弘光帝殉節，但是王鐸本人也陷入了舊禮教的束縛，不能自拔，所以他入清后內心十分痛苦，自暴自棄地在毀滅着自己，致使一代曠世書才，過早的與世長辭。

目 錄

雒陽道(古樂府).....	(1)
紀庚辰辛巳(五言古詩).....	(2)
陸渾山行.....	(3)
憤.....	(3)
周鼎.....	(5)
京華作寄家中.....	(6)
人生.....	(6)
沈周畫.....	(7)
庚辰大饑津人食子.....	(8)
入扶店南溪上(五言律詩).....	(9)
至翠微山	(10)
春日	(10)
戊寅春	(11)
守歲	(11)
坐燕山中	(12)
近緒	(13)
告香山碧雲諸勝	(13)
送錫侯諫謫	(14)

愧	(14)
庚辰元日	(15)
正月	(16)
寫懷	(16)
三鄉山	(17)
函關	(18)
旁觀	(18)
咏畫蘭	(19)
今日	(20)
修武望嵩少	(20)
近寇鞏國神堤山行	(21)
偃師至汜水	(21)
燕子磯	(22)
卧攝山頂禪院	(23)
野日	(24)
十月	(24)
蓮華庵獨眺	(25)
錢塘聞笛	(26)
秋夜	(27)
乙丑九日	(27)
舜玄玉調登金門上限韻	(28)
嵩山	(29)
扣馬山	(30)
少林寺	(31)
伊闕	(31)
汴梁	(32)